

《汉书音义》作者“臣瓚”姓氏考

刘宝和

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多引臣瓚说，而不著姓氏，谓“不详姓氏及郡县。”他把臣瓚列在晋灼之后，郭璞之前。晋灼，西晋人，虽不详生卒年月，但郭璞则是西晋末、东晋初年人，由此我们可以约略考知臣瓚的生存年代，当在西晋。又臣瓚著《汉书音义》引过《汲冢书》，而《汲冢书》是晋武帝太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发现的，由此更可以推知他是西晋末年人。

臣瓚失掉姓氏，大概年代很早。南北朝宋文帝时的裴驥，著《史记集解》，引《汉书音义》即已有“瓚曰”字样，可见他失掉姓氏，是在晋朝南迁以后。这是因为西晋末经过大的战乱，史籍散失的缘故。另外，他著的《汉书音义》是官书，官书是给皇帝看的，因此只署“臣瓚按”而不言姓氏。时间一久，传者自然容易忘掉他的姓氏。再加上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，这就更容易忘掉他的姓氏了。以后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都承袭了这个说法，称为臣瓚。

臣瓚的姓氏，果真失去了吗？曰否。比裴驥晚半个世纪的北朝魏郦道元，在《水经注》中就提到了臣瓚的姓名。他在《水经注·渠水注》中说：“东北流径中牟县故城西。……薛瓚注《汉书》云：‘中牟在春秋之时为郑之堰也（王先谦的《合校水经注》引《刊误》“堰”为“疆”字之误）。及三卿分晋，则在魏之邦土。赵自漳北，不及此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卫侯如晋过中牟’，

非卫适晋之次也。《汲郡古文》曰：‘齐师伐赵东鄙，围中牟’，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。按中牟当在漯水之上矣。”这个薛瓚是否就是臣瓚呢？我们再看《史记集解》，《史记·赵世家》“献侯少即位，治中牟”之后，《集解》说：“瓚曰：‘中牟在春秋之时是郑之疆内也。及三卿分晋，则在魏之邦土也。……按中牟当在漯水之北。’”与《水经注·渠水》所引基本相同。可见《水经注》所说的薛瓚，和《史记集解》所引的“瓚曰”的“瓚”是一个人。

不过这只是一个孤证，还不能据此就下结论。我们再看其他证据，与颜师古同时而年岁稍大的孔颖达，在《左传正义》中也涉及到臣瓚的姓氏。《左传》定公九年载：“晋车千乘在中牟。”

《正义》说：“有臣瓚者，不知其姓，或云姓傅。作《汉书音义》云：‘臣瓚按：河南中牟，春秋之时在郑之疆内。及三卿分晋，则为魏之邦土。赵界自漳水以北，不及此也。’《春秋》

‘卫侯如晋过中牟’，按此之中牟，非卫适晋之次也。《汲郡古文》曰：‘齐师伐赵东鄙，围中牟’，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。按中牟当在温（漯）水之上。”这里引的臣瓚之文，与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集解》所引全同，显然是同一个人，但姓氏有异，一姓薛，一无姓，一姓傅而已。

姓薛、姓傅，哪个接近真实？我们再看《文选》李善注。曹子建《洛神赋》：“采湍濑之玄芝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汉书音义》应劭曰：‘濑，水流沙上也。’傅瓚曰：‘濑，湍也。’”又成公子安《啸赋》：“群鸣号乎沙漠。”李善注：“武帝元朔六年，卫青将六将军绝幕。应劭曰：‘幕，匈奴之南界。’傅瓚曰：‘沙土曰幕。’”（中华书局影印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淳熙八年刻本）两处都提到傅瓚。那么，这个傅瓚是否就是前边说的臣瓚、薛瓚？我们看《汉书》颜师古注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

“（元鼎）五年，……甲为下濑将军，下苍梧。”注：“臣瓚

曰：‘濑，湍也。’”又：“（元朔）六年，……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。”注：“应劭曰：‘幕，沙幕，匈奴之南界也。’臣瓚曰：‘沙土曰幕。’”颜《注》所引，和李善《注》所引，完全相同，可见傅瓚和臣瓚是同一个人。

我们再比较薛瓚、傅瓚哪一个更接近事实。酈道元生当乱离之际，文献不全，所见资料，难免有传钞错误之处，再加上《水经注》经过辗转钞写，也难免出现差错，且又是一个孤证。相反，孔颖达、李善都提到傅瓚，而且李善还两次引到傅瓚，决不会是两次传钞都错在同一个姓上；另外，孔、李两人都生当唐朝太平时候，天下遗书大量出现，自比酈道元较容易看到傅瓚的真实姓名。而且李善读书甚多，时人称他为书橱，据统计，他注《文选》一书，引书达一千五、六百种之多，当然，没有引用的会更多。这也可能是李善知道臣瓚的姓名，而裴駰、颜师古、司马贞、张守节不知道的缘故。因此，我认为薛瓚不如傅瓚更接近于事实，“臣瓚”似当以傅为姓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

沙河东户所存颜真卿《宋璟碑》

范玉琪

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撰之名碑，现存世者如《家庙碑》、《多宝塔碑》等，今多收存于西安碑林，得到了妥善保护，广为人世拓传研究。唯所撰并亲书的《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》（以下简称《宋璟碑》），今存于河北省沙河县留客村西北约三里、东户村东约一里处之东户中学校园内。